

面对永恒的文学母题，《通往父亲之路》探讨了一个普遍性问题——

在通往父亲的路上，究竟遭遇到了什么？

肉体血脉与精神血脉

在中外文学史中，父亲或者父子关系早已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男人之所以知道他老了，原因在于他开始看起来像他的父亲了。”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每一代人总是反抗自己的父辈，却和祖父交上朋友。

在作家叶兆言看来，每个人都想走近自己的父亲，但结果无非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在他最新出版的小说《通往父亲之路》中，小说主人公张左想要走近自己的父亲，但有时候走得越近，感觉越远。

“鲁迅谈起章太炎先生、我祖父（叶圣陶）那辈人谈起鲁迅先生，我父亲谈起祖父那一辈，然后就是我谈起父亲和他的朋友。一句话，我们都成了九斤老太的后人，历史仿佛早已写好了，注定了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似乎都不可能再超越父辈。”叶兆言说，他就是“想写一些中国式的父子”。

“其实《通往父亲之路》这本书，它写的是一个看向前辈的目光。我甚至会想读者看过之后会不会也去反观与想象自己通往父辈的道路。”这是65岁的叶兆言首次直面、致敬并反思父辈的小说，也是他想写很久的作品。

本报记者 陈俊宇

相通、志趣相投，更胜于一般的父子关系。张希夷与张左虽为父子，但精神疏离，缺少沟通与情感基础。此外，外公魏仁在抚养张左的过程中，实际承担的是父亲角色的教养工作，堪称张左“精神上的父亲”。如此来看，《通往父亲之路》，其实不局限于肉体的血脉相连，更是对精神血脉的认知与传承。

一直以来想写的一部书

叶兆言关注精神血脉的承传由来已久。祖父叶圣陶、伯父叶至善与父亲叶至诚都是“著名人士”——出身文化世家的他，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耀眼明星是其家中常客，祖辈与父辈的特殊经历，对其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兆言从历史的缝隙中，发现他们的来路与去处，对20世纪中国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投以持久的观照与反思。准备写小说时，“打算写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卷，对象是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从章太炎那辈开始写起，然后过渡到我们这一代。”这个野心并没实现，至多也就是在后来的一系列散文随笔中，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这一系列散文随笔就是叶兆言最经典的一套非虚构文集，包括《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入人有》。

这套书有开始，却还没有完结。没有完结的部分，叶兆言写在了《通往父亲之路》中，“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写的一部书”，承载着当

初幼稚念头和未曾实现的野心。

小说的原点是叶兆言的一段少年记忆，然后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故事。回忆的主角是他祖父和伯父，彼时伯父还在干校，祖父和伯父总是写信交流“如何养牛”。他一直帮两位长者送信、收信，觉得两个知识分子整天谈的都是牛的事，特有意思。“真实生活中，我伯父和我祖父光是通信就写了很厚一本书，谈的全是怎么养牛。”这种来自生活的经验拉长了作品的空间，也赋予小说更真实可感的质感肌理。

通往父亲的道路太过漫长

《通往父亲之路》涉及一系列宏大命题：家族与时代的关系、亲近、疏离的父子关系、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变迁，等等。

从开头的张左出生到结尾的花甲之年，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被高度浓缩。南京大学教授吴俊读完本书，感慨“很有些痛感，终归于平静。克制，源于善意”，恰如其分。

《通往父亲之路》书名取自诗人多多的一首诗《通往父亲的路》，“……我们身右/跪着一个阴沉的星球/穿着铁鞋寻找出生的迹象/然后接着挖——通往父亲的路”。叶兆言与多多作为同时代人，小说与诗歌以相近的书名彼此映照，遥相呼应，意境绵长。父亲的形象模糊不定，而通往父亲的道路太过漫长。如果父亲是一座山，翻越过去，不仅需要理解与敬意，更需不惧山上乌云的遮蔽，幽径的迷离。

G 新书榜单

社群的趋势和选择

《中国城市大趋势》
凯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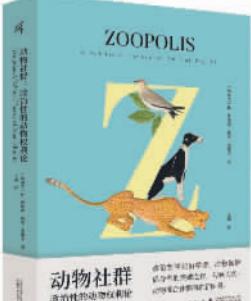
中国城市格局每隔十年都会为之一变，城市大变局背后是经济格局变迁的结果，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一众城市跻身世界城市之列，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正在成为新的时代关键词。未来10年，新一轮城市大洗牌开启，谁能晋级，谁会掉队？



《动物社群》

[加]休·唐纳森·威尔·金里卡著
王珀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社群”概念出发，将公民身份的框架应用于动物权利问题，以建构一种拓展性的动物权利论，并由此思考多样性的人类-动物关系，以期弥补现有的动物理论存在的缺陷，重新建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成为母亲的选择》
[以色列]奥娜·多纳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母性是天生的吗？本书中，作者通过长期的跟踪采访，追溯了女性成为母亲的历程，分析她们在孩子诞生前后的情感世界，调查她们如何认知和化解生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用女性自己的声音，展现了立体、复杂的母亲形象。



《翻过瓦吉姆梁子》
冯良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品试图突破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的写作模式，糅合了多种元素，在一个侦探式的故事中，作品跳出少数民族环境，反映彝族人在城市化大潮中，融入更大的民族国家社会时的处境——彝族社群和大多数中国乡村可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同。



“全民阅读”主题宣传曲征集拉开帷幕

本报讯 近日，在中宣部出版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发起，“阅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全民阅读主题宣传曲征集活动”现面向社会广泛展开。本次歌曲征集活动将评选出一首或多首聚焦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作为全民阅读主题宣传曲进行推广。

本次歌曲征集活动的作品，应突出“阅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主题，反映人民读书风尚、体现社会读书风貌，以丰富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表达，引导更多群众感受阅读美好，营造浓浓书香氛围。作品可以是民族或美声或通俗唱法，也可以是独唱或合唱方式，应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的有机统一。

最是书香能致远。让我们一起放歌，推动全民阅读成为新时代新风尚，更好地凝聚人民群众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期待您的参与！

为原声独唱打卡

——读王法艇诗集《芝麻开花的隐喻》

阮德胜

读《芝麻开花的隐喻》有一种情感的回溯，时时闪念着青少年时代写作散文诗的激情与童真。

在《芝麻开花》中，“芝麻开花/母亲和大地一起，默念真经”于是芝麻开口唱歌，“只有卷舌音才有的婉转”，于是“母亲在村口迎接芝麻开花的歌声”。从“芝麻开花”的“画外音”，我们听到诗人王法艇在题记中的诗解“四十年的中国变化从一种植物的嬗变开始”。诗人笔下的春天，麦苗在“仰望东山升起的春/从间巷游走的风/和大地一起自由”，还有“油菜的愿望高高在上”，我们跟着诗人，去见闻、去融合，去感受《春天，万物在阳光下纯粹》。

建国的“十月”，他在歌唱：“十月，介于崭新和光芒之间/一株向日葵，此时/正乘着金光与河山并肩眺望”（《和一株向日葵并肩眺望河山》）；建军的“八月”，他在歌唱：“八月催芽，我想起流火南昌的色泽/如深秋夕下收紧的古松/在一城雷暴的酝酿中/撬开光明的人”（在八月的色彩里，赤红是祖国的基调——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三周年）；建党的“七月”，他在歌唱：“七月流火。他们授衣中国/那熠熠生辉的景象，恰切生动/铁的冷，火的硬/血的热，心的红”（《七月，岁月最明亮的部分》）。

“战士/从名词升华为动词/骄傲翔舞，顽强搏击”（《大战士——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是诗人对抗日英雄的歌唱，他歌唱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的勋章在盛世绽放光华/祥和的世间有节奏叩响礼赞歌”（《英雄是光辉的美妙替身——写给人民功臣张富清的诗》），歌唱抗疫英雄：“每一个战士有侧身仰望的灵魂”（《致敬，稳住春天航舵的人——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歌唱抗洪英雄“洪水来了，胸怀阔坦/连同舟共济的命运/从洪峰高处倾泻的意志/源源无息”（《王家坝，每一寸坝体都是祖国的坚强》）……

作者在《芝麻开花的隐喻》中，用的是原声，不要伴奏，他选的是独唱，不要和声，这样，他的政治抒情诗有了属于自己的个性表达。

书香漫溢 边城书店

近年来，几乎每次故乡行我都会踏足书店，但留在记忆中的景观差不多都是“人影寥落”。

今年春节又回西昌，照例“观光”书店，结果很是意外，几年未造访的书店人气爆棚！

“是春节的原因吗？”看到席地而坐、埋头读书的小朋友们竟然阻塞了通道，记者向店员询问。

“没有啦。”一位姓潘的女士回答。她告诉记者，自从“课外辅导班”停了以后，周末和节假日来书店看书的人都很多。

本报记者 欧阳摄

G 高谈阔论

文学并没有式微

冷荞麦

最近有朋友问某部小说怎么样。

孤陋寡闻，且多年来都不怎么翻阅小说的我自然答不上来；别说没有读过，连这部小说的名字都不知道。

“文学真是式微了。”朋友说。

他大概是抬举我，觉得那么厉害的文学作品我都居然一无所知，可见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没法再抗了。探讨之下，才知道友人所言之书，是上个年度罕有的、销量过百万册的书。

不过，作为同年代的人，我明白朋友心中“式微”的感叹，锚定在怎样的基础上。那就是，他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景里。那个年代，别说百万册的销量，一部小说单行本，就算只有二三十万的买主，那也一定会成为天下皆知的爆款——文学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年轻人恋爱交谈中盛行的名言之一：“爱好文学”，便可知文学的位置。

内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懵懂的人性初露

尖尖角，另一方面是“新”文学跳出了程式化的叙事。故事情节、男女之情、等等，都是新一代读者第一次亲密接触。故而，那些文字、叙事，广泛传播。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现实中，娱乐生活方式单一，完全没有现如今的“多样性”。

就以书籍来说吧，人们既缺乏基本的书籍，对书籍的内容、学科也很不了解。比如，某年发行黑格尔的《美学》，王府井新华书店就有不少年轻人排队购买，但大多数人拿到书急切地翻看之后，都很失望：这都写的是什么啊！话音还未走远，边上就有人附和：

那个文学影响巨大的年代，实质上是精神贫乏生活中的一种表现。人们要么装，要么真想做一个文化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基本的路径就是看小说。怎么说呢，就像当初电子游戏，所有的人都在玩儿“魂斗罗”和“超级玛丽”，无他，您没得选嘛。

因之，所谓“文学巨大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是缺少其他娱乐媒介的必然结果，是特定环境下不太真实的图像。

换一个角度，上了年纪的人不妨扪心自

问一下，那些您阅读过，并且可以如数家珍的小说，改变您了吗？坦率地说，我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人们的业余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就算是读书，撇开抽象的哲学、理论书籍，历史、艺术，以及经济、励志和泛文化的书籍，都可以是阅读之选，那么，为什么非要走文学的“独木桥”呢？

再有，如果文学，也就是小说，或者还有诗歌、随笔，倘若没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其中，怎么能够收获曾经在直观感觉上醍醐灌顶的影响力？金庸武侠和如今网络文学阅读的芸芸众生，真正被它们改变了呢？婉转点说，应该很难下结论吧。

当我们去阅读，去思考经典作品的时候，我相信，真正的阅读者依旧可以在内心深处革自己的命，文学并没有式微。尤其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那些生活审视，那些人性思考的文学叙事，不可能式微。但是，文学的影响力并没有曾经在意念中建构的那么巨大，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显然应该和旧时文学振聋发聩的日子道别了。

《梅茶水仙》钱维城 [清]

冷荞麦图

《梅茶水仙》钱维城 [清]

冷荞麦图